



天国演义

(下)

李 晴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李晴著

下

中国文史出版社

TIANGUOYANYI

天国演义

第四十一回

布衣草履将军上书
乳燕雏莺幸臣选美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

——辛弃疾：《水龙吟》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螭首蛾眉。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诗·硕人》

三天之后，天王又举行了一次朝会。这次朝会，却再也未提北伐之事，而是根据东王、北王的禀奏，加封和升迁众将官职。朝内官丞相为最高，依次为检点、指挥、将军。丞相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正、又正、副、又副共二十四人。检点三十六人，指挥七十二人，都按殿前左壹、殿前右贰编排；自十一以后去“前”字，按殿左拾壹、殿右拾贰依次相承。将军分炎、水、木、金、土（火改称炎，乃是为了避上帝“爷火华”之讳），正副各从一到十，共一百人。此外有头关提船将军一员，主管船舶；各门巡守将军十八员，分守天京九个城门。军中职官，首总制、次监军，以下为军、师、旅帅、卒长、两司马。总制每军一人，此时天京内外共有九十五军，故封总制九十五人；监军亦是每军一人，多五人，共一百人。平时辖军由军帅独任，若出军征战，便以监军统辖；丞相、检点、指挥出征时，可以统率数军，总制以下均听指挥。女军每军两千五百人，共四十军、十万人，女总制、女监军共四十人，女军帅直辖女卒长。朝中女官：左辅、右弼正军师各一员，前导、后护副军师各一员，六官正、副丞相各二员；女检点、女指挥、女将军数目同男官。此外还有职同、恩赏等名目，乃是虚衔。童子军官制依旧。此外官殿给事官有左右掌朝门、侍卫、正副左右史、左右掌朝仪、通赞、引赞、疏附、题报、簿书、典天舆、典天马、典天乐、典天锣、典天袍、典天炮、典天更、典天厨、典天牢、典刑罚、总圣库、总圣粮、典油盐、典买办、典天茶、典茶心、典金、典玉、典铁、典铜、典木、典石、典国帽、典金靴、典铅码、典红粉、典花、典钟表、典风琴以至主管驯养鸟兽的典天兽，主供宫闱脂粉的典妆官等，分别为职同检点、将军、指挥。东、北、翼三王王府，也

各有属官、典官；军中在正职官外，也设备典官。守土官按郡、州、县分设总制、监军；下设乡官，从军帅以至伍长，公举本乡人担任。守土官与乡官主管民政、粮赋、狱讼、征兵等事宜。

这次朝会，还特颁恩诏：西王、南王功在国家，命西王之子萧有和、南王之子冯瑞科，分别袭爵，称幼西王、幼南王。有和年幼，由其母西王妃抚养，暂摄西王印信；瑞科由童子营调出，掌南王印信。冯瑞科当殿恳辞，天王不许。国舅赖汉英，于大奎下江南时督领水军有功，改任军职，封为夏官副丞相。其他国宗，均按其才具，或参知政事，或入营领兵。此时天国所定各级官员，并不满额，以待陆续升赏；男军、女军皆如前例各军亦并不满员，留待随时补充；城池州县亦不多，故乡官制乃是虚制以待。——这些官制，均是东、北二王和何震川、卢贤拔二人增补修订的。

缝衣衙、围帽衙、金靴衙一个多月以来日夜赶制的朝帽、袍服和靴鞋，现在一齐在天朝文武官员们的身上展现出来。从金龙殿到天朝门外，数百名军帅以上男女文武官员，头戴雕龙绣凤的金冠或朝帽，身穿绣龙绣花缎袍和团龙马褂，或素黄、素红袍；足蹬绣龙黄缎方头朝靴或素红战靴，按男女班列，列队听封。汉白玉官道两旁，犹如百蝶穿云，花团锦簇。丞相以上官员，由女宣诏书、天王妃谢细妹宣读；检点以下官员，由左右史兼掌通赞、引赞的何震川、卢贤拔二人宣读。从午正到申正的两个时辰，才一一唱名、听封完毕。何震川、卢贤拔两人，唇干舌燥，力竭声嘶。雁翼般列队于天朝门内外的文武官员，在初夏明丽的阳光之下，满头大汗。“天王万岁，万万岁！”的呼声，使天朝门外的地坪，一直在轻轻颤抖。师帅以下官员和出征在外的众将，他们的受封诏旨将由天王府疏附派人送到营中去。最后，天朝门的钟声终于敲响了。这是退朝的钟声。浑厚、深沉，直入云际，震撼着天京的上空，使鸟儿高飞不下，使天京的外小们翘首而望，好奇地注视着新朝层出不穷的新事。钟声最后似乎消融在日夜奔流的江水里。天京的青石板大道上，响起连绵、急骤的马蹄声。披红挂紫的文武官员们，成群结队，骑着各色战马，洋洋自得，扬鞭而过，矫健的身影和得得的蹄声，渐渐消逝在绯色的夕阳影里。

这次朝会上，天王还颁布了另一道诏旨：凡丞相以上官员，均颁赐府第一所。清妖大小官员和富商大贾的官衙、第宅，便由那些从未进入其中的“泥巴佬”所占据。只是忙坏了打铁罗的徒弟、主管天朝典木衙的宾福寿，他少不得要把这些府第，大肆修葺、粉刷、油漆一番。有些文武官员，骑腻了马，很想过过坐轿子的瘾；有些“泥巴佬”从未见过西洋报时自鸣钟，很想在自己府里挂上一座，于是，典舆衙便忙着日夜赶造轿子，典钟表衙也派人到处搜求清妖官员隐匿的钟表等物。此时虽仍实行圣库制度，丞相以上官员却可分到几倍于军帅、师帅的猪肉和鲜鱼。既有了自己的府第，自然便可以设厨自炊，于是派人到城内各馆访求原来一些酒楼、餐馆和官宦人家的厨师。毕竟，香酥鸡、桂花鸭、烧鲥鱼、凤尾虾等江淮

名肴，要比广西山乡的猪肉米粉、清水豆腐可口多了。原先侍候过老爷、相公们的厨子和轿夫，此时便大了胆子，向馆长毛遂自荐，为新主人当差。天京城内，一时玉堂金马，冠盖如云。一日，天王来了兴致，召恩赏丞相谢老夫子入御书房聊天。那谢老夫子因与天王有翁婿之谊，且年事已高，天王命他把总圣库之职交与吴可忆，只以“恩赏丞相”的虚衔，在府中享些清福，有时亦召他进宫，和他谈些古今治乱兴亡之事。这天，天王说起稗官野史中的《水浒传》来，笑道：“宋江到底是鸩间燕雀！既有一百单八个英雄好汉，打退了宋朝几番征讨，何不就势杀到东京，当了大宋皇帝？他却连‘小宋皇帝’也不敢当，每日只流连于虎皮交椅、大碗酒肉！一心只想着宿太尉来招安，到底是郅城小吏的见识！我洪某造反，却是破釜沉舟，连祖坟都不顾的！我便明火执仗，要当天王，要称万岁！要打到北京去，活捉咸丰妖头，一匡天下！”谢老夫子道：“万岁文治武功，宋江哪能相比？便是汉高、洪武，也未能过之。”天王笑道：“老夫子！你为人素昔骨鲠刚正，可不要做谄言柔佞之臣。”谢老夫子屏息敛容道：“只望万岁封官赐爵、养兵息马之后，便早日打点北伐，扫穴犁庭，一匡天下。”天王问道：“你听到臣下又有什么议论么？”谢廉卿道：“除了第一次早朝朝会，兄弟姐妹们谁敢私下议论朝中军政大事呢？倒是卑职在乡间之间，得到一点民情。”天王道：“好极了。你且说与朕听听。”谢廉卿道：“有一天卑职出城到雨花台公干。事毕，信辔走到大报恩寺。那日天气炎热，想到庙里找那方丈讨杯水喝。尚未进门，却见寺前大照壁上，有人写了一副楹联。”天王问：“什么楹联？”谢廉卿道：“卑职手抄在此。”便从袖中取出一纸，双手呈上。天王见那楹联乃是：“一统江山，九十六里半；满朝文武，三百六行全。”显见得是嘲笑天国君臣的了，不禁怒从心起，把书案猛力一拍，连那青田玉镇纸和笔筒里的几支毛笔都跳起多高。天王道：“这必是妖人所写！”谢廉卿道：“卑职抄录了这楹联便步入大殿，想找方丈询问。大殿内外，迥不见人。待出得殿门，却见那大照壁上，又多添了两行字，道是：‘防民莫如安民，安民必先伐清。’那笔迹与楹联一致，墨迹还未干呢。从这两句话看，却又不是清妖奸细所为了。”天王道：“莫非是庙中和尚所写么？”谢廉卿道：“卑职也是这么想。出殿问那村民，村民道：‘大报恩寺原有和尚三百多人，为首方丈已六十余岁，道行高尚。天兵攻打南京时，他们还把殿内的五百罗汉搬到雨花台山林里作为疑兵助攻呢。天兵进城后拆庙毁神，和尚们都次第逃走了。’驻守雨花台的军帅，因报恩寺和尚有功，不肯拆毁庙宇，那些和尚却都没有回来。有一日，村民忽听到庙内钟声响起，见那老方丈还在庙内；待进庙寻找时，却又不见。”天王道：“他如此舞神弄鬼，又嘲笑我朝只有九十六里江山、将吏出身贫贱，必非善类。”谢廉卿道：“把他那楹联和另两行字连贯起来看，分明是劝我爱民恤民、早日北伐之意了。自古开国立业之臣，出身寒微也是常见。樊哙为屠狗之辈，吴汉为贩马之徒；周勃织箔以求生，英布坐法而

黥面，功在丹青，何耻之有！”天王道：“他若是清妖埋伏下来的奸细，必有害于我。”谢廉卿道：“万岁！若是清妖奸细，岂有反劝我伐清之理？清季英雄困顿，埋没草莽，或是遁入沙门的志士，也未可知呢！”天王意犹不悻。谢廉卿便告辞出宫。行至御书房外回廊，便见女儿谢细妹人影一闪，一个小小的方胜，飞了过来。谢老夫子慌忙拾了，纳于靴内。至天王府耳门边，正遇干亲家钟四。原来，钟四自起义以来，一直担任天王侍卫，把守宫门。天王对他虽无特别恩宠，却绝对信任他的忠诚。入天京之后，命他把守耳门，也是让他享点清福之意。钟四却闲不住，在耳门边栽花蒔草，还种了些药材，打发岁月，一月中难得见天王几次。见干亲家来到，极想和他扯谈扯谈，却见谢老夫子神色惶惑，便不敢挽留。打开耳门，亲送他上轿。谢老夫子展开女儿的方胜看时，只有草草四行小字，道是：“入京以来，彼性日益酷烈，吾父进言，千宜慎之！”谢老夫子在轿内点头嗟叹，一泓热泪，几欲夺眶而出。

再说翼王石达开进入天京之后，与王妃黄淑女住故明张侯第宅，比起东王、北王府第，可就逊色多了。这第宅乃是数百年老屋。虽不深广，却庭庑轩敞，窗明几净；后有一园，杂蒔花木；小湖之中，有假山角亭数事，因与外水相通，湖水清碧。园内古树参天，浓荫如盖。宅后有一宽敞的书房。一壁书架上，陈列着经史子集及各种古籍数千帙，井然有序，一尘不染；窗下大案上，陈设的文房四宝，甚是名贵，仅一方端砚，便长可盈尺；配以紫檀砚盒，显得贵而不失其雅。旁边的笔筒、笔洗，俱是古窑名产。翼王更在书房另一壁上，悬挂自己常佩的松纹宝剑一柄和少年时喜爱的古筝一把，更使这书房添了虎虎生气。除上朝、巡营之外，平时便与妻子黄淑女在书房里谈些朝内、军中的事情。幼子明忠生于军中，此时方才三岁，淑女亲自课读；义女宝英虚岁十五，此时已是淑女所部女军师帅，淑女接她到府中居住，除了每日和她到女营操练外，晨昏也和她到后园练些刀剑。达开已教她念了些唐宋诗文，讲些历史上忠臣名将的故事，还规定她每日练写小楷。一个渔家孤女，此时早已成长为粗通文字、惯于征战的年轻女军首领了。虽然比义父母只小了七八岁，却因共过患难，情同骨肉。除了黄淑女仍叫她“野妹子”外，军中府中都称她“英姑娘”。“英姑娘”每听义父当面呼义母黄淑女为“汝”，颇觉好奇，便问母亲。义母笑道：“小时父亲给我取名，原叫‘淑汝’。团营以后，兄弟姐妹们有不太识字的，便喊我‘淑女’，我笑笑也就答应着。只有你父从我和他相识至今，仍旧呼我一个‘汝’字。”宝英才知道父母情爱之笃。按天王诏旨，翼王府本可设男女属官一百余人，达开除用了亲近侍卫二十人外，只将马君儒由营中调到府中，主管一切文牍之事，与侍卫居于前进议事厅外厢房；黄淑女则有女侍卫十人，居于内进。达开又从部属中选拔了一个年轻的军帅李兰谷，进府协理军务。那李兰谷在湖北入伍，出身士子之家，饱

读诗书，通晓兵法，聪明干练；马君儒则诚恇木讷，少年老成。这两个人，甚得达开的信赖。平日，谢老夫子、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正丞相岳父黄玉昆及翼王老属下张遂谋、曾锦谦等，也常来走动。

一日夜间，谢老夫子正在翼王书房，和达开谈论日前天王召见之事，胡以晃也在座。侍卫来禀：“冬官正丞相罗大人由镇江来到。”达开命快请，便与谢老夫子、胡以晃二人一齐迎了出来。罗大纲按朝内大礼，跪拜达开，达开早将他一把挽住。四人彼此见礼入座，大纲说了些镇江、扬州的军务。达开见罗大纲未穿品级官服，却是一身粗布青袍，下着一双草鞋，猛可想起这乃是南王冯云山生前日常穿着之物，便已知他来意。——原来，罗大纲得到南王临终前所赠衣物后视为至珍，妥慎收藏，只在进入武昌和南京的两天，穿过两次，乃是要南王英灵目睹胜利的意思。

当下罗大纲道：“卑职与苏三娘、林凤祥、李开芳等攻入镇江、扬州之后，便厉兵秣马，一直等待万岁北伐的诏旨。不料至今一月有余，还未得到万岁的片言只字。”石达开叹道：“第一次朝会，万岁诏旨是先建都、后北伐；如今建都诏书已下，文武官员一一升赏，北伐的事却不再提起了。看来万岁和东北二王对北伐的事，似乎已无兴致。”便将两次朝会情况，向大纲说了一回。大纲道：“卑职等进军镇、扬之前，便派亲信弟兄到北路探听清廷消息。咸丰妖头派琦善、陈金绶、胜保率军一万人麇集江北，尚不能阻止我攻占镇江、扬州，我若以稳健之将固守镇、扬，再以锋锐之师北伐，清妖必无以当我。”胡以晃便问其详。大纲道：“目下清廷陆续从皖、鄂、甘、陕等省调兵增援江北，又从吉林、黑龙江、盛京、察哈尔等地调兵入京，显见已经手忙脚乱。琦善和各路兵将也如李星沅、赛尚阿等人一样，拖延观望，畏葸不进，两月之后，也难会齐。我军前攻桂林、长沙不下，而攻武汉、南京得手，均因时机有得有失，而胜负立辨。”谢老夫子听了，连连点头。罗大纲又道：“时机之外，便是地势。我军北伐，必渡黄河；渡河必择水势平缓、咽喉四达之地。卑职已探明：河南归德西北四十余里有一商镇，名叫刘家口，地处黄河南岸，属山东曹县辖境，是豫、鲁等省商船云集之处，百业繁盛，河道虽较宽，水势却平缓，若大军从此渡河，便可由山东进攻北京。卑职计算行程，连沿路小股清兵阻截耗费之时日在内，二至三个月内足可以到达北京城下。”说毕，从袖中取出一幅详图，双手呈与翼王。翼王看了，叹道：“因时因势，察人察事，老弟可谓知兵！”大纲道：“卑职入营以来，从南王和五千岁处，受教最多。于行阵作战稍知一二，都出自南王和五千岁的教导。”胡以晃道：“以老弟观之，约需多少兵力？”大纲道：“卑职与苏三娘及林、李二将率军两万为前锋；五千岁为主帅，率军三万，以为后盾；请丞相大人驻守天京，练兵安民，供应红粉铅码，以为北伐呼应；由秦日纲、曾天养、吉文元、曾立昌诸将驻守镇江、扬州，供应粮草，牵制琦善一军，大事谐矣。”谢老夫子拊掌笑道：“你们想到一处去了。”胡以晃道：“豫、鲁之地，不比

湘鄂。一来入冬严寒，二来以黍麦为食，我军不惯，故宜速战速胜。”谢廉卿道：“正是如此。可惜五千岁与几位兄弟姐妹在朝会上已碰了钉子，老弟所请，仍要经北王、东王转达，奈何！”罗大纲嗟叹不语。石达开道：“北伐关系我朝命脉，本应由万岁亲征，而以东王为主帅。但万岁入天京之后，已厌闻军务；东王虽不反对北伐，我观其意，他却不肯离开天京。我要去，东王却又不想让我去。等清妖调兵遣将已定，坐失大好时机，岂不令人扼腕！老弟进京甚好，明天一早，我便与老弟晋见北王、东王，转达天听，再申北伐之请。”四人又议论了一回，谢廉卿、胡以晃辞去。翼王与罗大纲，又在书房商议了一番，起草了北伐奏章，便留大纲在书房安歇。

次日五鼓，二人梳洗了，骑马先到北王府。掌门官进去通报后说，六千岁一早出府，督造望楼去了。此时东王主管一应军政大事，翼王襄助；北王总领天京城守事宜，胡以晃、陈承谔分掌民政、财赋。通城大街小巷，皆在起造望楼，以瞭望敌情、用五色旗及螺、鼓等信号传送军令；在各城门外建立营垒、哨卡，深挖壕沟，在下关设水营及船厂，监造、管理兵船；巡查各营风纪，执行条令。达开料是实情，只好与大纲径投东王府。掌门官回报，东王适才出城巡营去了。二人只好回到翼王府。第二天，北王又不在，东王推称有病不见。达开大愤，与大纲径到天王府前。掌朝门官见是翼王和冬官丞相二人来到，只好入宫禀报。片时转来，道：“万岁有旨。本章先呈北王、东王批阅，方可入奏。”二人相对，无话可说。就在此刻，天朝门城楼上垂下一幅黄绸来，上面朱笔大书，写着天王四句诏旨，乃是：“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则雪云中。”那“雪云中”便是“云中雪”，乃是天朝隐语：过“云中雪”即问斩也。一笔桀骜不驯的狂草，正是天王御笔亲题。二人看后，默然上马。走了一程，翼王忽拨转马头道：“跟我来！”挥上一鞭，沿着天王府围墙一口气奔了去。罗大纲紧随翼王，放马奔驰。

二人来到天王府外耳门前下马。把守耳门的四个圣兵，原是广西老兄弟，战阵之中，多次见过翼王和这位先锋将军，便一齐跪下行礼。翼王道：“兄弟们辛苦！烦你禀告万岁侍卫钟大人，就说石达开、罗大纲有紧急军情面奏万岁。”一句方了，钟四早已开了耳门，迎将出来。听达开约略说了在天朝门被挡驾的事后，钟四道：“虽说万岁有诏旨，如有紧急军情，也不能不报。”罗大纲便将加了封的本章双手递与钟四。钟四道：“五千岁和罗大人暂在我这小屋里坐一坐，我去去就来。”穿过曲槛回廊，直奔后宫。

这天，天王正在御书房翻阅《明史》，想要详细了解明太祖北伐之事。本来，他私心主张建都天京之后，立即由东王杨秀清率劲旅北伐，自己像明太祖那样，坐镇南京。但东王在朝会上的态度，使他终于明白了：他并不想去。这是因为，既已建都天京，这里便是阿爷旨意和兄弟姐妹心目中的“小天堂”，又是天朝的京畿之地；东王总揽军政大权，一离天京，岂

不大权旁落？东王既不愿率师北伐，论将才和声威，便只有翼王石达开可当此任了。但自西王萧朝贵殉国之后，可以稍分东王权势者，只有这位二十三岁的“石敢当”。如今东王既不出师，他便希望翼王留在天京自己身边，以分其势。北王韦昌辉虽不乏权谋，但谄事东王，且远非大将之才；胡以晃有宰相之风，却非主帅之器；秦日纲可使冲锋陷阵，却不能统帅三军。那么，由谁出师北伐呢？云山、朝贵死后，他已无人可以密谈这些心事了。对这位中军主将东王，反要时时看他脸色、猜他心事、曲意迎合。明太祖文有刘基、宋濂，武有徐达、常遇春，他呢？

他从钟四手里接过罗大纲的本章，心烦意乱地看了一回。本章只有一张纸，字迹工整，言简意赅，乃是请缨北伐。天王心里一动。论将才，罗大纲不在翼王石达开之下。虽然目下官卑职小，若以春官正丞相胡以晃为主帅，以他为副，再以苏三娘、林凤祥、李开芳众将为辅佐，北伐足可胜任。但天王在起义之初，就被三合会的人弄怕了。桀骜不驯，自行其是，想走就走，想骂就骂，在男女之事上乱犯天条，都使天王感到他们不如自己拜上帝会的兄弟姐妹可靠。只有罗大纲、苏三娘二人，赴义以来，不但忠诚勇敢，而且严守条令。二人在浔江聚义时便彼此爱慕，北上时两军并肩作战，上阵安营都在一起，却至今听不到一句闲话。论功行赏，二人尽管已封丞相、指挥，但仍远在兄弟姐妹们之后。天王和东王在这件事上是心领神会的：不愿他俩功太高、爵太重，以防不测。

钟四直挺挺地在御书房门边等候着。终于，他得到了天王的诏旨：“宣他二人进来。”

石达开、罗大纲拜见后，天王赐座。看到罗大纲身穿布袍，足蹬草鞋，猛可忆起云山；却又因这身布袍穿在他身上而感到极度不快。罗大纲欠身禀奏了镇、扬一带防务以及从探报中得知的清妖军情，请求从江北出师北伐。从历史先例到目下情势，他条分缕析，娓娓而言，声音琅琅，态度恳切。看到他那风尘仆仆的面容，那灼热而明亮的目光，天王被感动了。罗大纲又奏道：“卑职自知才具不足以当大任，敢请万岁以东王或翼王为主帅，号令全军。卑职仍率所部为前锋，以供驱策。扫灭妖胡，光复华夏，正在今日，愿万岁与九千岁勿失良机。卑职肝脑涂地，亦当无憾！”翼王接着又陈述了两军情势和北伐战机的紧迫。翼王说，如果东王要留在天京处理军国大事，他愿意暂假北伐旄钺。

天王却无权直接下北伐之诏，他不能越俎代庖。而且，他仍固执地希望由东王来任北伐主帅。所以，他只对两人好言抚慰、勉励一番，说了不少“赤心对主，阿爷必定在高天护佑”的话。他要二人静候东王的将令。他赏赐罗大纲、苏三娘、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曾立昌等众将每人朝帽两顶、袍服二身、金靴两双，命钟四把二人送出天王府耳门。

回到翼王府，大纲便向达开告辞，打算先到江浦、仪征、扬州，再转镇江军营。达开知他军务繁忙，也不挽留，命侍卫备马，陪大纲出城来到

江边，亲自要了一只小船，便送大纲渡江。大纲下拜道：“请五千岁回府。”达开道：“不在一处打仗了，兄弟们平日难得见上一面。我送老弟到江北，还有些话要对老弟一吐为快。”二人上船时，夕阳已经衔山，飞鸟纷纷投林，江水呜咽，浩荡东去。大纲从摇桨的水军弟兄手中接过双桨，亲自驾舟。达开道：“原来老弟还精于此道。”大纲笑道：“曩昔在浔江上当水贼时，哪能不会摇桨！”达开大笑。大纲静静地等待他倾诉心曲，达开却凝望着那浩浩长江，听着那桨声击水，一言不发。半晌，才道：“贤弟！我今送你渡江，却想起从前的两个人。”大纲微笑点头，以示心领神会。达开道：“刘琨、祖逖逢其时而不遇其主，大业未成，抱恨千古。今日万岁勸励我们‘赤心对主，阿爷护佑’，我只愿阿爷有灵，让我们这一腔热血，有个抛洒之处！”大纲听了，不禁热泪盈眶。船到北岸时，明月已经东升，遥望江南，灯火明亮。达开立在岸上，与大纲珍重而别。望着他跨上马背，隐没在夜色之中，方才上船回京。

殿右二指挥蒙得恩在天兵由武昌乘舟而下、进入南京时，由北王韦昌辉推荐，率领从部属中特选的青年甲士二百人分乘木船，前后左右护卫天王龙舟。天王曩昔在平南花洲山人村栖身时，蒙得恩是胡以晃的管家，天王觉得此人聪明灵巧、办事干练。他生得高颧醒目，黑脸浓髭，长身驼背，一副忠诚恭谨之色。后来犯了天条革职，天王却已记不起是何缘故。在武昌驻蹕时，因恭进绝色女子而恩准复了他指挥之职。天王因近侍钟四年高，办事不太机灵，北王一奏便准。蒙得恩到底是大户人家管家出身，所作所为，处处周到。凡龙舟中所用器物，从檀木龙床，到丝绵御被；从楠木桌椅，到景德瓷器；从天王后妃们用的镜奁、脂粉、龙香、凤脑，到马桶溺器；以至夜间舱内舱外用的龙凤喜炮、玻璃风灯，无不兼备。得恩不知从何处打听得知，天王喜食未阉割、未交合的雄狗肉，除备下了腌制在坛中的腊味之外，还另备木船一只，以铁笼装了几十只亲自选定的乳狗，以供典天厨庖制；又知天王喜食糕饼甜食，也将两湖、苏浙名点，满满装了一船。连赖后和谢妃、凌妃喜欢吃的鲜果、青蔬，也未忘记。蒙得恩装载二百甲士、御用器物以及活狗饼饵的大小船只十艘，早把天王和后妃的龙舟，围了个水泄不通。龙舟上除了天王、后妃、女官和数十名宫女之外，便只有凌妃亲自率领的女侍卫一百人，日夜轮班摇桨、掌舵的船娘及女水手八十人。天王及天王幼子之外，更无一个男子。分乘二百甲士的木船，张着芦席船篷，甲士们无事不得露面于篷外，龙舟上所需食品、什物，由宫女、女侍卫在船舷一呼，这里便由甲士从货船上取了，送到龙舟边，再由女侍卫、宫女依次传递。如花如玉的妙龄宫女、女侍卫与少年英俊、花团锦簇的甲士们一交一接之间，美目流眄，吹气如兰，虽不能有肤体之亲，却可眉目传情，稍解神思饥渴，小小驰骋一下意马心猿。因此无人不道蒙丞相一个“好”字。一日，艤舫行至安徽池州附近江面，一名甲

士在传递蔬果时，一时忘情，将那年轻女侍卫的手腕狠狠捏了一把，女侍卫又喜又惊，尖叫一声，不期惊动了天王亲来察看，问“出了什么事”。那年轻甲士早已躲回舱里去了。女侍卫情急，只好撒谎说，龙舟左后一只兵船上，有个圣兵适才盯着她看。天王大怒，立命那兵船驶近龙舟，亲自查问，却无人招承。天王命那女侍卫亲来指从，女侍卫气喘心跳，胡乱指出一人。片时，鲜血淋漓，悬首帆樯之上。天王回船，怒气犹不稍息，援笔立草诏旨一道：“臣下总宜低头垂眼，有敢起眼窥看后宫之面者，斩不赦也！”

进入南京之后，天王对蒙得恩更加恩宠。因自己从江口、永安、道州以至武昌，陆续选收了几十名年轻有姿色的女官、妃嫔和宫女，而广西老兄弟中的文武将佐，却有不少仍是单身，此时北伐之事未定，不便颁布“准许男女婚配”的诏旨，天王有意以“佐理文案”的名义，为朝内官（丞相、检点、指挥、将军）及军中官总制、监军两级将佐事先选拔一批金陵少女，在今年的四十岁大寿寿诞（癸好三年十二月十日）这天赐给上述臣下，名为女官，实为妻孥；既可安慰部属战争消歇之后的寂寞，又可办理起草、阅读文报之事。这一美差，便落到了蒙得恩的头上。却又怕张扬出去，军帅以下弟兄不满，只命蒙得恩到各女馆暗中察访，不得招摇。为免泄露消息，天王连一纸文诏也不掣给。东王、北王早已探悉此事，乐得让蒙得恩去访查美女，料定他必不敢怠慢自己。蒙得恩平时除了东王之外，最怕南王和天王幼妹、西王妃洪宣娇，而与北王韦昌辉、国宗洪仁发、洪仁达最为交厚。此时南王已经归天，洪宣娇却负责城中各处女馆，为了稳妥些，他请了洪仁发、洪仁达二人和他共同办理此事。天王两位兄长不文不武，于承办此事却欢喜踊跃，说行便行。

蒙得恩和天王两位兄长果然行动敏捷。两月光景，三人便把南京城中近千个女馆访查了一遍，将十五岁至二十岁有姿色的女子，初选出两千四百人，暗中陆续集中于秦淮河一带歌楼、舞榭居住，命两营女军看守，由圣库供给白米、鱼肉、果菜及绸缎衣履。各女馆缺额，依数递补，不露痕迹。两月之后，三人又到秦淮河来一一细选；还从女营中调来二十名有经验的广西姐妹，逐一脱衣验看这些少女是否完璧。按姿色、身材、仪容、学识、年龄、是否处女、身家门第等等，划为三等九级，分别登记入册，按等级居住在一起，待到身体养得滋润了，也就到了天王的寿辰，便可分发各府。不入选的少女，最后送入女营训练，再分派到各府担任女侍卫等职。

这一天，蒙得恩正与天王两位兄长带着女兵们在秦淮河上最大一处歌楼“赏心亭”上选美。“赏心亭”楼高五层，高轩广阁，曲槛回廊。上面三层，共有雅座六十间，聚集着初选送来的第一批女子三百人；二层为验身之处，每次唱名二十人，分别在二十间斗室内脱衣验看，然后送到楼下，由蒙得恩及天王二位兄长过目，询问年贯、身世。歌楼外停着一百多

乘小轿，把分类入选的姑娘们按等级送到朱雀桥、胭脂井、白鹭洲等处新的女馆去。其中选给天王、东王、北王、翼王四府的少女，各有专馆。

那些红颜绿鬓的少女，出身不同，性情各异。初选时，她们有的恐惧，有的惊慌，有的哀哀号哭，有的寻死觅活。聚到一处食宿了一两个月之后，渐渐习惯了这毕生未有的群居生活，熟稔了天朝的一些内情，彼此也有了些交谊，大家私相议论，知道选女官即是选妃嫔，便各怀梦想。有的人更互相打听天王和东、北、翼三王的状貌、年龄，怀着新的惶惑；有的人听说天朝丞相、检点等官，大都是山野农夫、矿徒出身，面貌狞恶，性情粗暴，更生出许多忧疑。十个一群被呼名叫到二层楼时，两员女兵簇拥着一个少女进入一个个的斗室，立命褪去衣裤。羞愧气愤之下，不免大呼小叫，你推我搡。在这些艳如桃李的少女们面前，那些女兵犹如枯藤老树，伸出手来便如铁钩钢锉一般，三两下便把她们制服，将一个个娇嫩的胴体，虎攫鹰抓般翻过来覆过去地细细察看；只有少数经过风尘的舞女歌姬，带着冷笑或沉默，漠然地接受女兵们的验看。如此折腾了一番之后，又逐个被唱名，叫到楼下敞厅，带着娇喘和泪水，受那三个大汉的盘诘。

蒙得恩等三人，自辰至午，一面查问身世，一面品评姿貌，一面由几个文案师爷在一旁登记造册，两个时辰中才选定了四十多人。选到第四十七名一个名叫傅善祥的女子时，见她肤色虽稍稍黧黑，秀气的鹅蛋脸上，却有两只明亮得秋水似的眼睛，一口洁白如贝壳般的牙齿，耳垂上悬一对小小的翡翠耳坠，轻轻晃动，显得风韵旖旎，温柔聪慧。问年龄，答以“十九”；问婚姻，答以“未字”；问原因，答以“家贫”，问父母，答以“去世”，总不肯多说一个字。蒙得恩见她一副冷若冰霜的傲岸之态，心中早已不喜；名字又像个男的，便咬着洪仁发的耳朵道：“此女论容貌只得中上，性情冷傲，把她送给那位‘石敢当’，叫她冰串碰石头，何如？”洪仁发也小声答道：“黑脸对黑脸，正好合适。”两人吃吃地笑了起来。蒙得恩便对旁边的文案道：“翼王府。”一句方了，只听得楼上楼下，窗上的玻璃一齐嗡嗡震动，楼上的少女们，有的早惊呼起来。蒙得恩喝问守候在门外的侍卫：“外边什么声响？”侍卫跑到街外探看后回禀道：“是清妖从城外施放的炮子，呼啸之中，震动了窗上玻璃。据外小们禀告，昨日半夜就放过几炮了。”洪仁达喝道：“放屁！这里离城外远着呢，怎么就有炮子飞来了？”侍卫禀道：“说是城外，其实就在朝阳门外孝陵卫、钟山一带，离此不远。”蒙得恩暗想：秦淮河远在城西，东面朝阳门外的清妖炮子都能穿城飞来。此处还能安然无事么？心中掂掇，沉吟不语。此时，那第四十八名女子，又早已该叫到面前了。蒙得恩只得硬着头皮，与两位国宗继续选美。见第四十八个女子的名字乃是“朱九妹”，觉得耳熟，抬头看时，见那少女亭亭玉立，腰如杨柳临风，面若桃花带雨，似生嗔而含笑，未开言而有情；千娇百媚，仪态万方。蒙得恩心想，此女可算得是“上上”了。取过同时送来的花名册一看，在那“破瓜”一格内，却重重地打了一

个钩。猛然省悟问道：“我听说天兵未来之前，这秦淮河上有一个出名的歌姬，名叫朱九妹，莫非就是你么？”那女子低头应道：“就是我。”却把眼睛向蒙得恩一眄。蒙得恩笑问：“今年多大了？”朱九妹道：“虚度十九岁。”蒙得恩问：“可嫁过人么？”朱九妹含笑摇头。蒙得恩笑道：“既不曾嫁人，你的身子怎么却破了？”朱九妹满脸通红，啐道：“女人是不是完身，只有沾过身的男人才晓得。女人对女人的事，怎么知道得清！”蒙得恩回头向二洪兄弟一笑。论朱九妹姿色，本可列为“上上”，选送天王受用。但蒙得恩知道，天王历次所选妃嫔及女官，非处女不要；若送上去，怪罪下来，岂不是弄巧反拙？于是轻轻叹了一口气，提起笔来，在那花名册上画了一个“×”。

第四十九名少女，名叫方明仪。楼上楼下，一片传呼之声，却迟迟不见那姑娘下楼。蒙得恩与二洪兄弟等得躁急，连声喝问：“怎么回事？”守候在二楼楼梯口的女兵忍住笑，大声禀道：“还未验看完呢！”只听得二楼上，一片喧嚷之声，楼板上步履杂沓，女兵们大呼小叫，夹杂着一个姑娘尖细的嗓音，却听不清说的什么。蒙得恩不便上楼，只好等着。

原来，这个名叫方明仪的姑娘，生得一双碧眼，一头金发，颇像个西洋美人儿；皮肤虽白皙些，身材却娇小玲珑，着一身唐装，说一口粤语，又似是中国女子。二层楼呼她名字时，她款款地从楼上走下，仪态从容，见要脱衣，便落落大方地把上衣解开；后来女兵伸手来褪她裙子和内裤时，便变了颜色，却仍旧隐忍着。及至两个女兵把她仰身按倒在床上时，她突然跃起，一掌朝那女兵掴去。女兵一愣，她已飞快地穿上内衣，冲出斗室。见楼梯口有女兵把守，便返身奔向水榭的围栏，跨过围栏，向外蹰身便跳。赏心亭正在秦淮河上，正面临街，背面临河，只见二楼临河水榭中，一个飞鸟般娇小的身影一闪，早已跃进秦淮河的万顷碧波之中了。

随着楼上女兵们的惊呼，秦淮河边一些男馆、女馆的外小和路过的行人们，纷纷奔到河边、桥上，喧喧嚷嚷，指手画脚。有说要划船去打捞的，此时早已没有了画舫、游船；有说要派人下水去搭救的，却又没有一个人肯脱衣下水。正危急间，从夫子庙大街上，驰来一队骑马的女兵。旌旗闪处，人们认得，正是女军检点西王妃洪宣娇的巡城队伍。只见洪宣娇一声叱喝，数百名骑马的女兵，在急骤的蹄声中，早如一片彩云般飘到河岸边。外小们纷纷闪避。洪宣娇将马鞭一指，五六名年轻的女兵，早已脱去号衣，飞身跳进了河里。

把那碧眼金发的娇小女子从河水中救上岸来之后，宣娇见她只着了短小内衣，浑身精湿，楚楚可怜；幸而她稍知水性，安然无恙。便忙把自己一件红绸披风，紧紧将她裹住；一面命女兵喝退围观的人群。此时虽已交初夏，金陵天气不比广西，仍有轻寒。宣娇问了那姑娘几句，听她说的乃是一口纯熟而稍带外洋口音的粤语，更动了乡情。听完之后，不禁胸中一股无名火起，命十名女兵，骑马载着这个名叫方明仪的姑娘先回自己府

中，令所部女兵列队于赏心亭外候命；自己带着阿荔、阿箫两名贴身女兵，直入赏心亭里来。

赏心亭中的选美因方明仪投河中断了一时，此刻又继续下去。洪宣娇甩着手中马鞭，不等门口的侍卫通报，率领阿荔、阿箫昂然直入。蒙得恩早已探得西王妃救了那投河的姑娘，虽然口中不说，心里却不得妥帖；见宣娇进门，早已起身相迎。两位兄长也素昔有三分畏惧这从战场上刀一枪中滚过来的幼妹，也忙离座起身。宣娇冷笑道：“指挥大人！国宗大人！你们倒是忙啊！别人打仗的打仗，守城的守城，你们在这里忙什么呢？”蒙得恩不尴不尬地笑道：“奉万岁诏旨，在此为万岁、各位王爵和朝中文武选拔女官。”宣娇道：“既是选拔女官，要验看她们身体做什么？”蒙得恩道：“怕有不洁之处，还怕……她们身藏凶器。”宣娇道：“拿万岁的诏旨我看。”蒙得恩期期艾艾。洪仁达道：“阿妹！阿坤让我们来选美，并不曾给诏旨。”宣娇道：“既无万岁诏旨，便是私闯女馆，违犯条令。且你们二人是闲散国宗，万岁更不会差使你们了。与我拿下！”阿荔、阿箫答应一声，却不上前。洪仁发道：“小妹！我知你军律极严，这女馆也归你管，都怪我事先没告知你。阿坤命我们来办此事，却是实情，不信你进宫问问便知。”宣娇喝道：“条令是天王下诏颁布的，全军都知。你们犯了条令，我不拿你，兄弟姐妹们不说我包庇胞兄、徇私枉法吗？快与我拿下！”阿箫此时早已带领二十名女兵进来，便要拿人。蒙得恩跪下道：“西王妃！此事若非万岁差遣，我有几个脑袋去过云中雪？既是西王妃动了怒，此事便暂且停办，待我禀明万岁再作区处如何？”宣娇也不答理，发话道：“江山连一半还没打下来，清妖的大营就驻扎在城外，城头上炮子乱飞，你们倒有好兴致，在此选美进贡！还在这秦淮河上屯着一个美人窝子！为什么你们男人一不打仗了就靠玩女人取乐呢？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认实天情，把女人叫做姐妹吗？你们有了高门大宅的府第、餐餐鲜鱼大肉的吃喝还不满足，还要把自己的姐姐妹妹拿来淫乐，逢迎上司！玩女人还玩出了名堂，撕了衣服查看，专拣那男人没碰过的选！我也不跟你们废话，既是天王派你们来，我只留下你们三人中一个为质，押入西府大牢，待我问明属实，再放不迟！”蒙得恩见辩白不清，与二洪兄弟商议。蒙得恩乖觉，不如自己随宣娇去，让两位国宗进宫奏明此事，自己便好解脱。不然，哪有胞妹囚禁兄长之理？于是伸出手来，让女兵们戴上手铐，关入西王府大牢；仁发兄弟，扫兴回府。洪宣娇一声令下，剩下的二百多名待选少女，回馆的回馆，有家的回家，有欢笑庆幸的，有伤心失望的，片时一哄而散。正是：

铁炮凌空，天国今朝方选美；霓旌向北，沙场明日又点兵。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鼓壮螺悲天兵北伐
檣林帆雪丞相西征

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

——辛弃疾：《水龙吟》

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

——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自从冬官正丞相罗大纲上表请纓之后，天王心里一直极不平静。北伐是关系天朝命脉的大事，“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是古今帝王一体奉行的警语，何况论所处地位，他知道自己并不在“卧榻”之上。不攻进直隶，扫穴犁庭，他仍旧不算一统天朝的皇帝；偏安于六朝佳丽之地金陵，犹如女子之身为妾媵，终究名不正、言不顺。读完了那一卷《明史》之后，他北伐之意已决，所一再踌躇而举棋不定者，便是将帅的人选了。

他把东王杨秀清召到天王府御书房，想一试他的口风。

“我已经知道罗大纲兄弟进京的事了，”东王微笑启奏道，“我们起义以来，大纲兄弟一直是我军前锋，战必克、攻必取。他是个真正的将才。由他率军北伐，我是放心放胆的。他这次进京面见二哥，二哥一定胸有其竹。”喜欢在天王面前“转文”的东王，并未察觉话里出了个小小漏洞。

在不信任三合会中人这一点上，天王和东王从来一致。那么，他如此说话，显然是在试探自己了。于是天王说道：“北京是清妖的巢穴，必有重兵防守。大纲兄弟虽然有智有勇，独领一军北伐，我恐他难任其艰。而且，镇、扬一带防务，朕也要多多倚重他。”东王道：“上次朝会上，达开兄弟请求出师北伐，也有许多兄弟姐妹认同的，二哥看让他去如何？”

天王沉吟不语。他想：你明明知道我的意思，就是避而不言。——为什么作为中军主将，你不肯亲自出师呢？

“本来，小弟是三军主帅，理合统兵北伐，”东王终于点到了题目上：“但我朝进入金陵不过两月，向荣、琦善便一南一北，建营于我天京都城之下。这乃是我朝心腹之患。两个月来，朝内将佐稍稍可以养兵歇马了，我和昌辉、达开兄弟，布置城守，扎营设卡，却未尝敢有片刻之闲。所以不提由小弟我挂帅北伐者，正是为此。”

天王点点头：“朕知道。”

东王奏道：“小弟虽日夜忙于天京城守，北伐之事，并未置之不理。上次朝会上，已有弟兄说过：北方以麦为食，我军不惯；入秋天寒，弟兄们也不耐冻。且中原地势平缓无山，清妖若以马队与我作战，则于我不利。所以，北伐必抓紧夏、秋季节出兵，师行间道，务求速胜。如此则必派精兵骁将，昼夜兼程，避实击虚，方可获得出奇制胜之功。”

天王点点头，问道：“那么，兄弟是主张以奇兵北伐了？”

东王道：“正是此意。当初清妖以我为草寇，盘踞广西边鄙一隅之地，我们全军北上，逐鹿天下；清妖以为我必据守州县，我们弃城不守，全军北上。是以两年之间，纵横数省，直抵天京。此皆出奇以制胜。今清妖以为我全师攻取北京，我偏以奇兵攻之！”天王道：“此去直隶数千里之遥，一旅奇兵，万一有失便如何？”

东王笑道：“小弟已经想到了。兵法云：‘有正无奇，虽整不烈；有奇无正，虽锐无恃。’又曰：‘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攻破清妖巢穴，必须有奇有正，奇正相生才行。”

天王如有所悟。于是东王不慌不忙，把天王书桌上一筒毛笔“哗啦”一声倒在桌上，以笔为筹，指指划划，说出一番“奇正相生”的道理来。

天王的疑虑冰释了。御书房纱窗上的竹影消逝了，他都没有觉察。

第二天，天王召集了东王、北王、翼王、女军检点洪宣娇和胡以晃、陈承谔两位丞相，在御书房举行了御前会议。御林侍卫钟四被天王召进御书房外回廊，率领八名女侍卫在书房周围守护，不许任何人走近。

进了天京之后闲得发慌的御林侍卫钟四，连在永安州时陪天王驰马游春的机会都没有了。穿着侍卫品级官服在耳门边种花莳草，也消耗不完他那“泥巴佬”的精力。有了进宫守卫的差使，他感到新鲜和兴奋。他一面在回廊里按剑踱步，一面竖起耳朵，想听清他们在议论些什么。这种御前会议在金田、江口、永安时开得很多，他并不以为奇；倒是从进军道州、武昌之后，就愈来愈少了。进了天京城，朝会才举行过两次，御前会议一次也没开过。他觉得太冷清了。也许是他那“泥巴佬”生来爱热闹的天性和直感使他觉得，热热闹闹、喧喧嚷嚷才是庄稼人、生意人兴家立业的气象。那么，做皇帝不也一样吗？

他听见东王一直在讲着什么。虽然东王一口纯粹的浔州粤白，钟四却愈来愈听不懂他的话。他说的既不是读书人的“文”话，也不是“泥巴佬”的土话，而是“泥巴佬”在讲读书人的话。他觉得别扭。也许他一向对东王有些害怕和厌恶？他讨厌他那深深凹陷下去的眼窝，带鹰钩的长鼻子和他那响亮而自负的笑声。他觉得东王的笑声和到官禄埭买走他女儿阿桃的人贩子梁先生的笑声差不多。东王的话终于讲完了。他听见北王的阴声细气，夹着甜蜜的碎碎的笑声。钟四也讨厌他那笑声，并且马上想到了

他那甜蜜蜜的神态。只有对天王、东王他才这么笑。钟四觉得，那笑里藏着什么尖锐的东西，就如蜂蜜容易使人联想到蜂蜜一样。天王的话稳定而自信，声音低沉、宽厚，几乎可以把房梁上的微尘也簌簌震落下来。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钟四凭话音，知道他情绪极好。翼王的声音雄浑、恢弘，有时会突然声震屋瓦。钟四钦佩、崇敬这位五千岁，一直不肯相信他曾经是广西山乡的一个牛贩子。钟四正好在此刻突然听见他嚷了一句“你伸两只拳打人，够劲，渠就唔知咩？”下面又是东王在讲话。他一面讲，一面咯咯地笑着。宣娇的声音又响、又脆、又急，在激烈地反对着、申述着什么。钟四仿佛觉得，她仍旧是几年前官禄埭水田和小河边那个农家的女仔。钟四至今背着人仍旧喊她阿娇，只在人多的场合才称她“西王妃”或“检点大人”。阿娇似乎在附和翼王的话。他也崇敬丞相胡大人，他平日待人接物，总是那么和颜悦色，彬彬有礼。在天朝“念过大书”的人中，除了自己的亲家谢老夫子之外，钟四最崇敬的便是这位丞相大人了。

会议开了一个上午，宣娇才走出御书房，告诉钟四（她仍喊他“四叔”）命两个守卫的女侍卫去传饭。片刻，典天厨把饭送来了。四层盒屉，热气腾腾，发出鸡、鱼和白米饭的香味与浓郁的芽葱红烧狗肉的气味。钟四不由得低了脖子，咽了一口口水。不到小半个时辰，饭已吃完。御书房里又说起话来。声音细小了，平和了，几乎没有争议了。直到最后一缕日影从瓦脊上消失，王爵和丞相们才从御书房里走出来。西王妃洪宣娇走在最后。钟四听到天王神色愉快地嘱咐一个女侍卫：带领西王妃到后宫去拜见王后。钟四也趁此机会和女儿阿荔到自己小屋内说话。当宣娇从后宫出来时，天王府前天朝门左右两个边门都已关闭。她是从后耳门出宫的。那时，天王府里已燃起一片辉煌的灯火了。

三天以后，金龙殿上钟鸣鼓应，举行了第三次早朝。中军主将、东王杨秀清奉天王诏旨，当殿发布诰谕：派兵同时北伐、西征，恭行天讨。北伐军以天官副丞相林凤祥为帅，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副之，春官副丞相吉文元、秋官副丞相朱锡崑为大将，率所部二十个军，由扬州出师北伐。西征军以春官正丞相胡以晃为帅，夏官副丞相国舅赖汉英副之，殿左九指挥曾天养、殿右八指挥林启容为大将，率同东王族弟国宗杨辅清，监军陈玉成、黄文金，领四十个军，溯长江而上，由皖西征。看官大约还记得：这陈玉成便是童子营的四名旅帅之一了。此时虽只十六岁，却已长得玉树临风，俨然伟丈夫了。因作战英勇，又有心计，胡以晃保举他领军西征。黄文金却一直跟随老将曾天养作战。东王另诰谕：天官正丞相秦日纲助北王留守天京，以防清妖江南大营；着冬官正丞相罗大纲、女军指挥苏三娘驻守镇江，经略附近州邑，以扼长江下游；以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指挥许宗扬、陈仕保驻守扬州，经略江北州邑，以防清妖江北大营。

天王御案上，放着黄绫包裹的北伐、西征两军主帅的印信和宝剑。前